在中国文化中品多彩年味

史红霞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癸卯下岗，甲辰上任。生活节奏快，时间似乎也跟着快。当时光悄悄从手指缝间滑过，我们还来不及叹息的时候，它无情地与我们擦肩而过，惆怅之余，心中便有些空空幽幽的感觉。

年年过来，年年品味。过年真好，升腾于天地间的是那一派祥和气氛。到处是祝福，满眼是喜庆。千家万户，大街小巷，盏盏灯灯，副副联语。笑意写在每个人的脸上，和谐融洽如涌动的春潮四处荡漾。

春节是民间的，是从历史远处薪火相承的。古往今来，中华民族的文人，对于一年的始末这个重要标志，大多敏感地发出一番感慨，因而形成对“一年将尽夜”的长歌短叹。“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这首七绝《元日》，是对新旧交替、万象更新的欣喜，对旧生命死去、新生命开始的感悟，对美好未来的希望和期盼，澎湃着改革的激情。“听烧爆竹童心在，看换桃符老心偏。鼓角梅花添一部，五更欢笑拜新年。”孔尚任在《甲午元旦》诗中，感受热闹浓烈的春节来临时，也仿佛童心未泯，生命似乎年轻了许多。

一年之中，过年之时最好。这一天千人有千般心愿，万人有万种情感。从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到工作进步身体健康；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虔诚的祝福，殷切的希望，涨满了每条河流，笼盖了每一处山野。但由于人的际遇不同，过年时所带来的心态感受也是不同。一次过年，白居易正在旅途中，在劳顿之苦、思乡之痛、团圆之盼中写下了“守岁樽无酒，思乡泪满巾，始知为客苦，不及在家贫”的诗句。再看宋代词人姜夔的《鹧鸪天·丁巳元日》：“柏绿椒红事事新，隔篱灯影贺年人。三茅钟动西窗晓，诗鬓无端又一春。慵对客，缓开门，梅花闲伴老来身。娇儿学作人间字，郁垒神荼写来真。”姜夔笔下的新年犹如一幅风俗画，绿色的柏叶酒与红色的椒酒置于几案，屋外的竹篱看得提着灯笼的拜年人。钟声是新春的降临。词人以清闲自足不愿开门应酬，有梅花相伴，娇儿戏耍足矣。家庭的温暖与人伦的快乐，词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春节，弥漫于人与人之间的又是一份温馨。没有人怄气，没有人计较，人们都在努力创造、奉献、维护一种祥和的气氛。为自己，为他人，为生活，捧出种种有形无形的供奉。也是文化大升华，文明大升华。翻阅《红楼梦》五十三、五十四回，曹雪芹对过年情景的描摹让人身临其境。鲁迅先生写的《庚子送灶即事》等诗文中的过年，让人记忆犹新。丰子恺的散文《过年》、钟敬文的散文《岁尾年头随笔》都写了故乡腊月办年酒、做年糕，供祭品猪、鸡、鱼、肉，祭菩萨、拜祖宗，买年画、贴春联、接财神等过年时的繁华气象和充满年味的年俗文化。可以说，在中国的传统年节文化中，文人与这种精神文化的联系，是一种独特美丽的文化风景。文人的怀旧，正是他们对传统的认同，是他们的文化的根。正如民俗作家冯骥才说的“年味是文化的丰美”“如果文化消失了，民族也就没了”。

梦想未来，激情满怀，岁终盘点辉煌，新春始开新篇。年年总是春色艳，改革进取赋新声。春节给了我们很多东西，每一个春节都让我们激动和亢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202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年，改革、创新将进入新常态，我们要再接再厉，趁热打铁啃硬骨头、闯难关、涉险滩，使改革之花开得更鲜艳。让我们的幸福日子，过得更红火、更充实、更美好。

（作者系陕西作家协会会员）

老君山风光无限　张成林/摄

皖南秀美山色　张成林/摄

春节的炊烟

莫耀裾

春节的脚步近了，那口老土灶又成了我心中最温暖的所在。炊烟袅袅，是家的味道，是故乡的呼唤。

老家的土灶，黑黝黝的，像是沉默的守护者。多年来，每个春节，它都默默地奉献着它的热情。柴火烧得旺，饭菜格外香。那种独特的、农家独有的柴火饭香，是任何山珍海味都无法比拟的。我喜欢在春节时，和亲人围坐在灶台旁，享受那份独特的温馨和幸福。特别是在除夕夜，母亲在吃完年夜饭后，就把包好的粽子放到大镬头里，再往土灶里塞上木柴，把灶火烧得旺旺的。烟囱的炊烟不断，带着粽子的香味，袅袅婷婷飘向远方，向在外未能回家过年的亲人，送去故乡的祝福。我和哥哥都喜欢在厨房里闻着粽子香，美其名曰守岁，其实是想在夜半粽子熟时，抢先品尝。那时，我往往会在新年钟声敲响前就在柴火堆上睡着了，是哥哥一直在看火、加柴。不知道什么时候，反正是我正在做着美梦时，哥哥把我弄醒了，悄声说：“粽子熟了！”我顿时清醒过来，一骨碌爬起来，一步蹦到灶前，粽子的清香缓缓地从锅中溢出来，我贪婪地用力嗅着这一丝丝、一缕缕粽香，口水无法自控地流出来。哥哥看见我那囧样，不紧不慢地拿起一双筷子，揭开锅盖，瞅准一对三角粽，捞起放到一个大瓷碗里。我忍不住就想上手拿，被哥哥用筷子一敲，轻喝一声：“别动，烫！”我忍耐住，待粽子稍凉点，就拿起一只，一边吹气，一边轻轻剥开青绿色的粽叶，一股粽香味扑鼻而来，露出黄白色的糯米，轻咬一口。嗯，真香！那种滋味，可以说是终生难忘。

春节的炊烟，它升起的是一种期盼，一种乡愁，一种对家的眷恋。小时候，我总爱坐在灶台旁，看着火光跳跃，闻着柴火散发出的淡淡香气。炊烟袅袅，那是妈妈忙碌的身影，是爸爸慈祥的笑容，是家的温暖，更是对往昔岁月的怀念。每一缕炊烟，都载着一段回忆，一缕乡愁。在炊烟的缭绕中，我仿佛又看到了那群围坐在灶台旁、笑得灿烂的亲人的脸庞。他们谈笑风生，共享天伦之乐。那些温馨的画面，仿佛就在昨日，又仿佛已经远离了我数十年。

柴火烧得旺，炊烟不断。那是家的呼唤，是故乡的召唤。无论我身在何方，无论我经历了多少风雨，那缕炊烟始终在我心中飘荡。它是我心灵的寄托，是我情感的归宿。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无论路途多么坎坷，只要想起那缕炊烟，想起家的温暖，我就有了前行的勇气和力量。家是我永远的依靠，是我心灵的港湾。

如今，我已经离开了那个曾经熟悉的地方，心中却始终留存着那份对故乡的眷恋和对家的思念，我时常会想念那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特别是那口老土灶、那缕炊烟，仍然是我心中最温暖的记忆。每逢春节将至，我总会想起那些围坐在灶台旁的日子，想起那群笑得灿烂的亲人。那些已经远去的日子，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我的心中，总会升起对家的思念和眷恋，对生活的热爱和执着。生活中的磨难和挑战，就像炊烟一样，在面对不时而至的风雨和阴霾时，始终向着阳光和希望的方向升起。

我坚信，那缕炊烟既是传统的继承，也是幸福生活的传承。它们代表着一种坚持和信仰，是对传统的尊重和守护。在他们的坚守中，我看到今天依然存在于民众心中的淳朴和善良，看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那也是乡村一道优美而亮丽的风景。

（作者单位系广西梧州市岑溪市教育局）

看年俗　品年味

胡胜盼

春节，是每个中国人用爱铺就的一条乡思回家路，是一幅最温暖动情的民俗生活画卷。关于春节习俗，我就想介绍一本《中国年俗》，这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根据同名纪录片编辑出版的“纸页上的中国年”。

《中国年俗》共分五章，分别为“忙在腊月”“守在三十”“聚在初一”“乐在初二”“玩在正月”。全书由“忙”“守”“聚”“乐”“玩”五个字串联起中国人过春节时的满腔期待和喜乐狂欢，传达出敬畏、感恩、平等、和气、共享、团圆等思想，蕴含着中国人对自然万物生长周期的认识，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春节是一年之始，而春节的准备却早在上一年的冬季便已开始。“忙在腊月”，从做腊八粥起，一直到准备花馍，年的序幕就此拉开。腊八粥，是一碗“让寒风里的腊月闪露出一丝春天的暖意”的温润之粥。对中国北方人来说，腊八粥有着尤其重要的象征意义——“过了腊八就是年”，意味着喝下这碗粥，阖家团圆、欢庆一年收获的春节也就不远了。因此，喝腊八粥本身就带有强烈的仪式感。买年画、贴窗花、杀年猪、打糍粑、击腊鼓、祭灶王……这又多么像是年前的一首迎宾交响曲。在沉睡的大地上，热气腾腾的忙年唤醒了渐渐远去的记忆。清香的年味，在“祭灶”仪式中，以一场与“家神”的对话，一点一点飘进家门。

春节，是由中国古代的祭祀活动演变而来的。“守在三十”，是守住了中国文化的根。“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除夕之夜，万家灯火，乐叙天伦，通宵不眠，以待天明，谓之“守岁”。“祭祖，是中国人最为重视的传统风俗之一。百善孝为先，在新的一年来临之际，对祖先表达崇敬之意、怀念之情，祖先在天有灵，可以保佑子孙后代兴旺繁荣。”如果说中国只有清明节一个表达慎终追远的节日，那是不完整的。除夕祭祖，事实上更是一种对生命寻根溯源的无尽追求。春节，是活色生香的。红艳艳的春联，是最具代表性的“年红”之一。中国人把心中所期待的吉祥如意全部融化在了这一方寸天地中。甜蜜的糯年糕，灿烂的西北美食炉馍馍，还有那永远吃不腻的饺子……年夜饭中蕴藏着的饮食地理图谱，是中国数千年饮食文化最集中、最直观的体现。年夜饭，是留存在中国人舌尖上的家国情怀。

“聚在初一”，是除夕守岁的余音再续。把浓烈的新春祝福化为“拜大年”，一声声的问候，一家家地踏访，中国人追求的“普天同庆”，对“天下大同”的向往就在这样温情的凝视和深情的诉说中，化作了岁月的柔情。当然，中国人从来不缺乏如何将欢情提炼为文化寄托的智慧。抢头香，抢鲜水，还有长白山下的打糕，浓郁的民族风情里，包蕴着“中国人的中国年”这一共同文化符号的建构和强调。

“乐在初二”，就像是一台民间春晚，热闹中充满了喜气。“一碗打卤面中的亲情”，让我们领略了“姑爷节”骨子里的幽默诙谐。“水上人家的古老风俗”，讲述的是“回娘家”时的其乐融融。“新女婿‘大’”说的是“回门”，没错，它与“回娘家”唱了出对台戏。“吃春酒”，那是“记忆中妈妈的味道”，一想起来足以令人一步三回头。土族过年，是一条满载着温馨的“幸福回家路”。自然，“畲族过年”也不甘示弱，他们用一条彩带编织出了属于自己的七彩梦想。

《中国年俗》的第五章“玩在正月”是整本书的“大轴戏”。细细做好攻略，一头扎进“庙会”，在“新春快乐集散地”里，玩他个风生水起。猛然间，看到了“风车”，用手一转，新年好运也眯缝着笑脸朝我们走来。听那边锣鼓声响，大戏正好开场。年戏、舞龙灯、斗鼓、秧歌、傩舞、社火、祭天公、老鼠嫁女，一股脑儿地钻进你的耳朵，躲进你的眼睛。转过身，“十三年一见的节日菜肴”——鼓藏肉，又令我们垂涎三尺。霎时，宫灯明亮，冰灯晶莹，点起一堆旺火，吃一口甜甜的汤圆，春节狂欢达到高潮，也渐渐地落下帷幕。新的一年，真真切切地来到了我们身边。

（作者系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欢欢喜喜过大年

安宇影

洁白的雪花映着红红的春联
崭新的衣裳衬着欢喜的笑脸
美味的食物满院飘香
幸福的烟花尽情燃放

鞭炮声，锣鼓声
一起奏响春节的交响曲
拜年声，欢笑声
一起书写幸福的篇章

蒸年糕，包饺子
忙忙活活是春节的灵魂
写春联，贴年画
花花绿绿是生活的新颜

大年夜的饺子煮好了
春晚的欢歌唱起来了
守岁的鞭炮响起来了
人们的笑脸亮起来了

欢欢喜喜过大年
这是我们美好的信仰
是春播秋收的喜悦
是来年的憧憬和希望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年味浓浓

刁李娴

年味浓浓，如梦似幻
岁月里酿出的香甜
爷爷的米酒，醉人的味道
勾起回忆中的童年

烟火在夜空绽放
弟弟的欢笑响彻天际
母亲的手艺，家的味道
每一道菜都藏着情深

走过山河，尝过繁华
却忘不掉那碗酒
柴火在灶里跳跃
家的温馨，从未远离

年味，其实很简单
就是那份家的温暖、情的牵绊
无论走到天涯海角
心中都有那浓浓的年味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常熟市实验中学崇文校区）

年夜守岁

白卫民

今夜的华夏
家家户户点亮了红灯笼
将整个夜空点亮
也点燃了中华儿女的热情
屋子中央父亲焚香、燃烛
祈求祖先护佑子孙
母亲忙着蒸煮把菜肴准备
一家人为丰年干杯
红烛上的火焰闪烁着亮光
香气一缕一缕在屋里荡漾
家人围坐在一起聆听着回忆
守着年岁为明年生活陶醉
旺旺的炉火映红了脸庞的轮廓
一家人守着年夜、守着梦想
也就守住了往日的吉祥
直到新年的钟声敲响

年夜守岁盼望着来年生活
就像这膛炉火红红火火
家人无忧，山河无恙
携手前行迎接新的希望

（作者系西安鄠邑区作家协会会员）

年味古城

陈美兰

腊八刚过，年的脚步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在巍山的古城人家，过年的时候，都要在自家的大门口，竖两灶大红香，点燃后香烟缭绕，这样的大香，一般可以燃上两三天，让年节充满禅意，寓意着家族香烟延绵不断，香火旺盛。

菜场生活年味浓。时下，无论走进哪个古城菜场，均能切身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当我走进城南菜场，穿行在摊点间，各种年货登场，土杂干货、糖食瓜子、腊肉香肠，一应俱全，令人眼花缭乱。随着时代变迁，社会发展，年货无须样样自家亲手制作了，到了菜场、超市都能买到。

暖暖冬阳下，晾晒着浓香年味。徜徉古街，我总能闻到美食的清香年味。瞧，一古屋檐下悬挂着一圈一圈的香肠，街边一古城人家前，两只条凳间的杆子上，晾晒着几条三线肉，地上滴上了几滴油渍，年味灌满在红红的香肠里，浸润在肥瘦相间的腊肉里。香肠、腊肉，那是永恒在味蕾上抹不去的年味。过年、春节时必吃的传统肉食，曾经的岁月，那是我们舌尖上最渴望的美味佳肴。如今，许许多多的古城人，仍然坚守着这样的传统习俗，入冬后或多或少，都会腌制上一点腊肉，灌上几圈香肠，过悠闲慢生活，享受吃美食的乐趣。大年三十，一家人吃年夜饭，其乐融融，开开心心，品味香肠腊肉，品味时光晒出的幸福生活，回味年味，意蕴无穷。

年味弥漫古城飘淡香。穿行大街小巷，还能看到簸箕、筛子里晒着切好的萝卜条，那是制作“皮萝卜”的主要材料。簸箕里或是竹竿上挂着的绿色干瘪大青菜，准备腌制咸菜用，这些食材无不充满了平常人家的生活、年味气息。巍山咸菜，远近闻名，手工制作咸菜的历史悠久，年前古城人家乐此不疲，忙里偷闲做咸菜，自己吃或馈赠亲朋好友，共同分享美味，品味人生滋味。古宅老院旁，间或还看到追赶着太阳晒的糯米面，白白的面粉里，散发出淡淡清香。在钟鼓楼以东的街边，一个阿婶卖着过年时包大汤圆用的配料豆沙面、芝麻等，最有趣的是保留了传统方法用土盅子量，五元钱一盅。淡粉色的豆沙粉，炒得黄灿灿香喷喷的芝麻，诱惑着味蕾。我眼眸里仿佛变成了寓意着过年人团圆、甜甜蜜蜜的大汤圆。

小城故事多，古城年味浓。大街小巷，店铺林立，年货琳琅满目，五彩缤纷，惹眼的中国红，弥漫着年味。红红火火的中国结，悬挂着的一个个大红灯笼，红彤彤的对联，翰墨飘散，整条古街扎眼地红。慢行古街，视线多半随着主色调红色移动，醉人心海、撩拨心扉的红，一个“红”字，渲染出年的喜庆吉祥。圆圆的米花糖上点染上了红绿相间的彩色，喜气洋洋隐藏着甜甜的年味。期盼过年，你我共同身心起航。

（作者系大理州作家协会会员）

过年的新衣情结

非燕

临近春节，在赶年货街的时候，遇到一个正在试穿彝族传统服饰的小女孩。一身色彩缤纷的服饰带着满满的民族气息，上衣和百褶裙上绣满了各色漂亮的花朵，戴了一顶小巧精致的圆盘绣花帽，穿着一双白色毛边底绣花鞋，真是说不出的美丽可爱。看着那双装满天真纯粹的大眼睛，童年时关于新衣的记忆顿时又潮水般涌上了心头。

我的老家牟定县蟠猫乡水冬瓜村，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彝族村寨。这里的彝族同样隆重地庆祝春节，“过新年穿新衣”也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传统。儿时赶上了买布还需要布票的尾声，身边人多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作为姊妹里最小的一个，捡哥哥姐姐的旧衣服穿便在所难免，还穿过屁股上补个“桃子”或膝盖上补两个方块的补丁裤子。但从我记事起，无论平时生活再怎样捉襟见肘，在过年时给每个孩子买一套新衣服，却是父母亲想方设法都要办到的事情。

记得有一年父亲从外地出差回来时，给我买了一条白底镶宽幅红色荷叶边的连衣裙，布料细软款式新颖，看一眼便让人爱不释手。裙子试穿后非常合身，正在自我陶醉，母亲却让我把裙子收起来，等到过年时再穿。我只能万般不情愿地脱下新裙子，心里开始期盼着快些过年。可你越是盼望，日子就会变得越长，眼看着漂亮的新裙子挂在柜子里却不能穿，那种心痒猫抓的感觉真是无法形容。

好不容易熬到了春节，一大早起来我就迫不及待地换上新裙子，准备出门去向小姐妹们炫耀一番，却被母亲拦住了，嗔怪道：“天气这么冷，你单穿这条裙子怎么受得住？过年还想生病不成？”转身就又从衣柜里拿出一件崭新的红色短大衣让我穿上。直到这时我才蓦然发现，自己一直心心念念要穿的是一条夏天的单裙，如果刚才就那样穿出去，那可就要变成小伙伴们整个春节期间的笑料了。

慢慢长大了，遇到了喜欢的衣服想买就买，再也不必等到过年，对新衣服就失去了那股执念，过年的感觉也在无形中淡了。此刻看着这个小女孩穿着的彝族盛装，忽然就想起母亲曾经有一块特别漂亮的八字形绣花围腰，花朵是用纤细且有光泽的丝线绣的，大量使用深紫和浅紫色，截然不同于其他人的粗毛线绣花和大红大绿的配色，显得清新脱俗秀雅大方。母亲对这块围腰十分爱惜，平时都舍不得穿戴，只有逢年过节的那两天才会拿出来穿上展示一番。

忽然一下子反应过来，过去父母年年都给儿时的我们买新衣，却从来没有给自己买过，过年一直穿的都是旧衣。我的心中顿时涌起了几分愧意，立即转身就往家的方向走去，打算带上母亲去好好逛一逛彝和园里的彝族刺绣一条街，给她买一套漂亮合意的彝族盛装，让她也能穿上新衣高高兴兴过一次春节。

（作者系楚雄州作家协会会员）

年之味

陈文华

爆竹声中一岁除。外出务工的人又欢聚在屋檐下，村巷里鞭炮声声，大人们准备新年的佳肴了。

大年初一的早饭比较简单，每家都这样，桌上只有祭祀天神的公鸡肉和鸡肉稀饭，当然还有鸡肉蘸水，蘸水还是丰富的，拌有鸡血、鸡蛋、芫荽、苤菜、香蓼、小米椒等，其实可以算是一道菜。

早饭过后，妇女们就忙于舂糯米粑粑了。小时候我家有一套木臼——两支木杵、一个木臼，臼呈凹形，左邻右舍哪家糯米先熟哪家先舂，用完后完璧归赵。这套木臼盖新房子时遗弃了，现在用机器代替了。小时候白糖是稀罕物，只好用核桃仁代替白糖，捣碎核桃仁，蘸着吃，由于捣碎的核桃仁有油，蛮香的。

舂好的糯米粑粑搓成圆形，用野芭蕉叶包着，以备送给亲友。

大年初一的晚餐就比较丰盛了。这里特别介绍一种叫“白旺”的哈尼族特色菜，一年只吃这一次。生猪血拌炒熟的肉末和捣碎的花生，佐之以芫荽、苤菜、香蓼、小米椒等，盛在碗里，放上两块烧着的木炭，表示火烧过，一般人不习惯吃。吃“白旺”是有讲究的，一边喝酒一边吃，不能与饭同嚼，如果吃饭时吃，那么只能单独嚼“白旺”，而且筷子不可沾血。

树大分杈，人多分家。弟兄分家了的，初一傍晚祭祀完神龛后，拿祭肉和两瓶酒送给父母分飨，表示不忘本，不忘父母养育之恩。

大年初二就比较繁忙了，嫁出去的女儿们返回家了。她们背着糯米粑粑、酒和肉，向父姓家族的人家一一赠送，不忘记家人的养育。礼尚往来，族人们也一一回馈糯米粑粑、酒和猪脚肉，然后欢欢喜喜返回去。一般嫁出去的头三年要年年回来，但也不限定，比如，我二爷爷的女儿我的四姑妈，嫁在邻县，孩子都长大了，还派女儿们年年来。

外出务工潮流行的农村，春节是家人团结的好节日，也是增进感情的好节日，因为有了春节，父母见证儿孙们的成长，子女见证父母的沧桑。

（作者系红河州作家协会会员）